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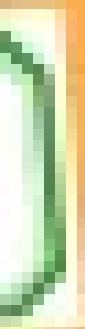
克拉克頓

法斯特著

作家出版社



• • • • •



法斯特著

克拉克頓

高宗禹譯

朱光潛校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克拉克頓

法斯特著
高宗禹譯
朱光潛校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东四头條胡同四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253) 字數：199千

開本 33.5'×46' 1/32 印張 7¹¹/₁₆ 插頁 3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3300

定價(6)0.85元



作者像

尼羅爲着要消滅似乎是說他自己放火燒羅馬的那種謠傳，就把放火的事推到那些因遵守壞習俗而被痛恨的、普通人稱爲“基督教徒”的人們身上；對這些人，他都加以嚴厲的懲罰。

“基督教徒”這個名詞的創始人是基督，他曾在提庇留王朝受到總督本丟·彼拉多的懲罰。這種荒誕的迷信暫時雖被部分地鎮壓了下去，但是又突然爆發出來，不僅在這種迷信的發源地猶太，而且還傳到羅馬城裏來了，種種駭人聽聞的無恥的奇談異說從四面八方傳到這裏來，鬧得滿城風雨。

所以，首先就逮捕了那些認罪的人，以後，大羣大羣的人又被發覺，並且定了罪，罪名與真正放火燒羅馬並不相干，而是仇恨全人類；不僅這樣，這些人臨死時，還被戲弄，讓這些人披上野獸的皮，放出一羣惡狗去咬他們，把他們的身體撕得粉碎。

有些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有些人被燒死；他們還在黑夜裏被當作火炬燃燒，用來照明。尼羅把他自己的花園用來表演這齣慘劇。

——塔西佗，“史記”（公元一〇〇年左右）

1945年12月6日 星期四

1

喬治·克拉克·羅威爾的夢常常是很有規則的，自自然然的，沒有縈繞在多數人的夢中的那種稀奇古怪，不近人情的氣氛；正如他的好友阿波特醫生有一次說過的，他的夢是一種令人欣慰的跡象，表示他精神正常。我們可以說，他的夢老是在一定途徑中隨意來往。舉例說，今夜，或者說破曉的時候，他夢着他在夏日的濛濛細雨中正同一位姑娘手携着手兒散步。這位姑娘是誰，他不知道；他也並不特別想要知道她是誰。當然，她比他年輕得多——他已經是四十四歲了——她步伐輕快，體態搖曳，顯出她還在青春。像一般夢中的情形一樣，他能從遠處看見自己和這位姑娘，同時又能握着她的手，與她並肩而行，但是儘管有這遠近兩種地位的便利，他却看不到她的容貌，也許他並不特別要去看看她的容貌。

他和這位姑娘都穿着很長的綠油布雨衣，這在上一輩人中間是流行的，那時一般稱作“遮雨”。他們光着頭，暖和的濛濛細雨落在頭髮上，給他倆的面頰添些潤澤，同時還像薄霧一樣地飄進他倆正在笑着的嘴裏。他們走在一條鄉村的道路上，時候是快到

黃昏了。

這個夢是這樣的甜蜜，這樣的逼真，所以他醒來時，拚命地想要回想一番，然而想不出了；夢已模糊了，夢已消失了，他只好承認他是醒過來了。他看看夜間放在床邊的桌子上的錶，已經是早晨六點四十五分了。

那時，天上剛剛露出一絲絲灰白色，憑着這些微弱的光線，他可以看清他的錶，仔細瞧他那長得很勻稱的長手指，認出這間臥室的乳白色的牆壁，窗子上的紅色氈帘，朝窗的牆上那兩張風景畫——這在布拉德來旅館裏是千篇一律的——和放在床對面的楓木梳妝台上的鏡子。假使他把頭略略轉向右邊，他還會看到另一個枕頭上的亂蓬蓬的黑頭髮，但他有意地避而不看，保持着一點嚴肅，听着同床人的勻稱深長的呼吸。

當他躺在那兒的時候，他猛然想起他曾在書上看到過也許聽人談起過，清白人睡覺是香甜的，他於是想，要不那套話也像一般說教一樣沒有什麼道理，要不在百老匯六十六號街布拉德來旅館十二層樓上同他過夜的這位姑娘的靈魂就同剛洗過的白被單一樣潔白了。在這大清早，他對她厭惡了，幾乎是痛恨了，這種情緒對他原來也不是生疏的。他從床上爬下來，生怕驚醒了她。

他，一個高大、結實、寬肩膀、四十四歲的人，光着身子站在这間微有涼意的房間裏。就他的年齡說，他比一般人瘦，平平的肚子，有從前在學校做過運動員的那種相當堅實的肌肉；從他的體格看，他顯得比實際的年齡好像還年輕些，一頭褐色的好頭髮只在太陽穴部份才有點兒灰白。他的鬍鬚修剪得很整齊，顯出他很有氣派，他的寬而平的眉毛，深陷的眼睛，窄而微鉤的鼻

子，圓潤的嘴和近乎方形的下巴構成了一個漂亮人的相貌。他自己長得漂亮，他是一向知道而且承認的，而且也很會憑他的漂亮面孔去生活得很愜意，這在他的本領之中不算頂小的一項。

現在他繞着床輕輕地走過去，找到了內衣，走到洗澡間。因為怕驚醒這位姑娘，他沒有用淋浴。他迅速而熟練地修了面，很快地就把頭髮向後梳好；包好整容的器具放到鱷魚皮做的匣子裏，就回到臥室穿衣。只有在他從開着的衣箱中挑選一件乾淨的白襯衫的時候，他才挨了挨時間；那條綠領帶和那套咖啡色的鯊皮花紋的衣服，都是昨晚穿用過的。收拾行李也只花很少的時間；他有一隻小牛皮做的旅行提包和一隻上等皮做的衣箱，他不聲不響地小心謹慎地把它們關起來，又把它們和一個公事皮包放到門邊，於是才第一次對這位躺在床上的姑娘看了一下。

在他穿衣的時候，她已經翻了一次身，由伏着改為仰臥，左臂伸到他曾經睡過的地方。睡眠給她的伶俐而柔弱的面貌添了一些媚態；睡眠恢復了她的二十三四歲的妙齡。

喬治·克拉克·羅威爾僅僅瞥了她一眼。這時，他沒有同情，也沒有慾望；他的心是茫然的；他既不把她當作一個妓女，也不是把她當作一個活人，她簡直不是一個有姓名、有性格、有過去或未來的什麼人。

他從胸前的口袋裏取出錢包，把一張二十元的鈔票放在梳裝台上；躊躇了一下以後，又加上二十元。於是他謹慎地開了門，把行李搬出去，又同樣謹慎地關上門。他自己把行李帶到電梯間，管電梯的女孩子還有睡意，同時也顯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事實上，布拉德來旅館裏就沒有人關心旅客們所幹的壞事，無論是大是小。這個旅館的所在地和西邊不名譽的區域只隔七道街口，

在它的十五層現代化的紅磚大樓裏，早已經營着這個區域所經營的勾当了。

在冷清清的接待室裏，值夜的職員听着喬治·克拉克·羅威爾說：

“我要去趕早班車。替我結賬，算到今天，我的太太住到今天下午爲止。”

即使這個值夜的職員知道他的眞名實姓，這對他也沒有什麼關係，一男一女同住一個房間，照例就算是丈夫和妻子。

2

羅威爾在大中央車站交了行李，在酒吧間喝了一杯咖啡之後，覺得輕鬆多了。他的犯罪的感覺，加上厭惡自己的感覺——這總是發生在事後而從未發生在事先——像平時一樣，逐漸沖淡下去，因爲他又自由了，而且並未發生什麼事故；也像平時一樣，這種心情又要逐漸變成一種完事大吉的感覺。

陰鬱的冬季的寒冷空氣是很刺激人的，而且開車之前他還有三個多鐘頭的時間，所以他決定步行到上半城的大學俱樂部去，一路躊躇着，開開胃口，在吃飯前喝一杯酸威士忌，然後買一件禮物送給路易斯。當他想到禮物的時候——他照例一定要想到的——他倒不慚愧自己對於一個平常的罪惡只有一個平常的反應。好久以前，他就無須故意替自己幹的壞事找一套大道理了。他是一個溫順的人，這就解除了旁人的猜疑，並且如果他想到那件事，他也很易於相信自己不是一個壞人。在一個相當安靜的生活裏定期地放蕩一下，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他在最早一批乘客的人潮中走出大中央車站，向西走到五號

路，再走向上半城。他欢喜像散步这种简简单单的事，当他到了俱乐部的時候，昨夜的事差不多已經忘記了——因為他在途中思索着他从馬薩諸塞城的家裏跑到紐約來要办的那件事，昨夜的事就更容易忘記了。

3

列鮑德和詹姆士是產業顧問，在帝國大廈三十二層樓設有公事房。当羅威爾在昨天下午兩點三刻走進他們的接待室的時候，他本來有些煩惱，加上他們公事房裝飾的樣式——那是拙劣地利用玻璃磚，不光滑的鍍銀管子，庸俗的銅板浮雕和金屬薄片做的椅子这些东西所造成的一种机器時代的現代化樣式——又是他最不喜欢的，所以更覺得不是味兒。地板上的淺藍色地毯至少有一英寸厚，玻璃的大咖啡桌上面擺滿了“幸福”、“美國新聞”、“華爾街雜誌”等刊物。他點着一支烟，吸了一半的時候，就有一個矮胖的、穿着平底鞋的中年婦人來引他到詹姆士的辦公室去。這裏，淺藍色又滲入了窗幔和糊牆紙，那上面是一幅黃石公園或是落磯山脈另一地帶的全景；雪白的山峯和松林，還有閃亮的湖泊，都是用深淺不同的藍色印成的。詹姆士坐在一個大窗子前面的灰色寫字台旁边，冬天的太陽光照着，他像是嵌在窗外那幅無邊的、美妙的天光雲影的遠景裏。他是一個異常短小精悍的人，動作像鳥樣的輕快，繞過寫字台跳了幾步，和羅威爾握了手，推他坐在一張椅子上，於是把他原來給人的整個印象都給推翻了，近乎粗鹵地就開門見山地談起公事來。他談話時，露出一種隱約的、幾乎是察覺不到的外方口音，羅威爾听不出是哪裏的口音，它同什麼國家、什麼地區都联不起來。

“我很高興你親自來找我，羅威爾先生，”他說。“這些些細緻的事情，我們要細緻地處理才行。我們要有效地處理，但是我們還要處理得細緻才好。這些事情是非辦不可的，但是要很細緻。”他每次說到“細緻”這兩個字的時候，他的聲音就好像銼子一樣，嘎擦作響。羅威爾本來在精神上反應是很快的，現在却感覺不到歡喜或不歡喜，只覺得莫測高深。後來，他忽然想起，要是他从前養過的那隻漂亮的愛爾蘭種獵狗張開嘴來對他說話，他會有恰恰同樣的反應。對他感覺厭惡却是後來的事。他們談話的時候，這個人的面孔一直是在暗處的，他倒感覺很安心。

“人家推薦你，說你頂好，”羅威爾說。

這個小個子微笑了一下，點了點頭；他只笑過這麼一回。

“這對我是一個新局面，”羅威爾說。“在我看來，這好像是異常複雜的。我想對你並不算複雜吧。”

“我從來沒有認為什麼事情是單純的。”

“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情況知道多少，”羅威爾說。“我想你大概查過我的資料了。你是以辦事非常周到出名的。”

“幹這一行，就必須很周到。開業時就只靠辦事周到這筆本錢。這不是技術，是方法。”

“我想是這樣的，”羅威爾說。

“首先該講究的是方法。這個工廠在你手裏現在已經五年了吧？”

“差不多，”羅威爾回答說。“我的父親是一九四〇年去世的。我的父親是個舊式人物；他什麼事都自己幹。我不敢說完全了解他，但是我想他是不需要你幫忙的。”

“你和他處得不好嗎？”詹姆士問。

“我同他处得很好，”羅威爾斷然地回答。“但是我从前不喜欢这个企业。现在我还是不喜欢。我没有喜欢这企业的必要。我过去不经营企业的时候，境况就不坏。我的太太也是这样。”

“但是现在你对你已故的父亲感到有一种感激的心情了吧，有一种真诚的感激了吧？”这个小个子的声音裏沒有一點情感；他挑选他的字眼，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声调像生了锈的铰子一样嘎擦作响。

“这样说可不对呀！”羅威爾連忙更正說。“大战起来了，需要许多东西。”他可沒有接着說：他自己並不在需要之列，他要參軍的半心半意的打算結果只能讓他在五角大樓^①裏得到一個差事，像他很多朋友們要求參軍所得的結果一樣。“這樣一個很大的企業压在我身上，”羅威爾謹慎地解釋着，“这种事我又是生疏。我想这一切都已經向你說明了。在這樣的处境中，我的父親會很有把握地知道怎樣办；他就是那樣的人。我呢，我請教过別人，他們要我來找你。”

这个小个子嚴肅地點一點头。

“明確地說，我要產業得到保護，”羅威爾繼續說。“可不要罷工受到破壞，你明白了嗎？”他盯了詹姆士一眼，忽然發覺他害怕对方，不免有些吃驚。於是故意採取近乎傲慢的行動：头向詹姆士的寫字台上的灯點了一下說，“請把灯擰開吧。”沉寂了好一会以後，電灯的開關卡搭一声，这个小个子照亮了自己的面孔，現出一個尋常的、瘦削的、机警狡猾的人來。“我知道，你在三十年代破壞过罷工，”羅威爾平穩地繼續說。“現在可不是三十年代了。”

^① 五角大樓是指美國國防部。

“我懂得。”

他倆原來就話不投機，現在竟公然表明了，這一點，他們誰也不會忘記。

“我派兩個人到那邊去——兩個很得力的人，”詹姆士說。“警察會同他們合作嗎？”於是他仔細想了一下，又加上一句，“你的父親曾經從阿納康達弄了三個人到警察局去當警官。”他知道羅威爾不知道這件事，禁不住有一股乘機佔點小便宜的衝動。“那是在一九三二年。”為了讓羅威爾去猜想他的父親同這個人曾否有過交遊，他又說，“賈克·柯松——他還是在當警察局長，是不是？”

“還是他，”羅威爾說。

不久，他說完了詳情，就離開了。他到了他所討厭的地方，奧斯特酒吧間，喝了三杯馬提尼酒，醉了。那就是他釣上那位黑髮姑娘的地方。他帶她出去吃晚餐，後來付了賬，走出聖利濟餐廳，就和她一道到布拉德來旅館開房間。

4

他到達大學俱樂部的時候是八點三刻，在到餐廳去的電梯中，他認出了法蘭塞西·辛蒲遜，他們從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相聚以後就沒有再見過面。他們是在電梯一層一層的上升中慢慢地彼此認出來的，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是什麼特別要好的朋友，不過是在學校裏彼此認識，後來又在國外碰到過。辛蒲遜顯得老了，下巴底下的肉擠成一個大摺，圓圓的面孔，帶着眼鏡；羅威爾的反應是傷感中夾着輕視，這種感覺他在四年前只參加過一次的校友聚餐會上也曾經有過。辛蒲遜同一個瘦瘦的高個子一道，他向羅威爾介紹，說是貝恩斯坦先生，於是他們邀羅威爾同進早餐。他

們的邀請並不熱烈，要不是羅威爾討厭一個人單獨吃飯，他原是要拒絕的。他同他們一塊兒坐下，叫了咖啡和烤麵包，隨後的一刻鐘裏幾乎全是听他倆談話。辛蒲遜曾隨着戰時情報局在海外住過兩年，現在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廣播部的一個經理，羅威爾發覺自己在毫無理由地羨慕他。羅威爾從談話裏听出了貝恩斯坦從前是好萊塢的作家，現在從事廣播寫作的工作——究竟是哪一類的廣播寫作的工作，他還弄不清楚——從無意中說出的一兩句話看來，他在去年還是陸軍信號隊的一個上校。他倆正在討論一個特別節目，由於羅威爾除了偶然听听新聞和音樂外，幾乎是不收听廣播的，所以他感到自己置身於一個多少有些生疏的世界。他想起路易斯在上週才讀過的，交給他作為偶然消遣的一本書；他讀這本書，像讀一般的現代小說一樣，是很馬虎的，隨便的，因此幾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但是現在他想起這本書裏的一些情節，所以当辛蒲遜突然停下話來，問他在幹什麼的時候，他只能回答說：

“什麼？我沒有听到你說的話，法蘭塞西。”

“喬治是一個投資致富的人，”辛蒲遜對他的朋友說。“他是個百萬富翁，我所認識的幾個道地的百萬富翁之一。”

貝恩斯坦勉強地笑了一下，羅威爾感到了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要欠身到桌子那邊去，在辛蒲遜的肥胖的臉上打一巴掌，這個衝動到底給他抑制下去了，他只對辛蒲遜呲着牙笑了一下，一面想到他原來打算叫酸威士忌，却忘記叫，不免有點懊惱。他嘖嘖咕咕地說到赤色分子和戰時情報局，以及他所猜想到的辛蒲遜可能遭遇過的事情，於是辛蒲遜咧着嘴笑了一笑，對貝恩斯坦說：

“我告訴過你。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動派——向來就是的。”

“法蘭塞西並不是赤色分子，”貝恩斯坦說，“絕對不是。他是個挺好的自由主義者，他對很多事物都有很強烈的反應。”

羅威爾待得不耐煩了，於是開了支票付了賬，就離開了。當他走到街上的時候，簡直氣得發抖，這是很久以來沒有的事情。

5

開車了，他帶着一本書，一些報紙，一包多餘的烟捲和一份送路易斯的禮物，在設有坐椅的客車裏坐定的時候——剛才的經歷同他本人都和這段悠長而相當單調的旅程的遠景混在一起了，他的憤怒就已經消失了。他想，到處都有討厭的人，到處都容易碰到他們；可是到後來，當他細想一下的時候——他一定會細想的——他又体会到，這兩個人並不比他所認識的一般人更加討厭，而且他又像過去那樣問他自己，是不是他對自己周圍認識的人通通都厭惡得越來越厲害了。他想到這一點時，火車正在通過哈來曼黑人區的空中鐵路上卡搭卡搭地行駛着。他像每天經過那裏的成千上萬的旅客們一樣，帶着空洞的好奇心，注視着那些建築，他問他自己這一問題，並以這麼一種比較客觀的認識來回答這一問題：貝恩斯坦彷彿是一個够有風趣，够沒心眼的人，而辛蒲遜却是顯然因感到虛度歲月而失望的那一類人，事事都一無所獲，周圍往來的總是像喬治·克拉克·羅威爾這樣的人，雖然和他們往來，却只落到滿懷忌妒，而不能更好地接近他們。所以，要是他所碰到的不是這兩個人，他的反應仍然會是一樣；這時他心裏起了一陣飄忽的自慰的想法：要是他的孩子還活着的話，他對這種事情的感覺就會有些不同了。

但是他不願想到他的孩子；艾立奧特·阿波特曾經說過，老是想想到死去的孩子可能比吸毒還有害，阿波特指的主要是路易斯而不是他自己，可是他自從聽到這句話之後，就小心設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他想，路易斯會歡喜他的禮物，那是金子做的一條柔韌的蛇形項圈，很樸素，也不太貴。他要在車子上就把這件禮物給她，她會在當天晚飯時帶起來，以後可能至少半年也不再帶，然而她還是會歡喜這件禮物。

這個設有坐椅的車廂幾乎是空的，除他自己而外只有五六個人——自從大戰結束以後，鐵路旅行的情況改變得多快啊！他向四周看了一兩次，碰到美國人專門保留着到火車和公共電梯中表現出來的那幅呆呆的眼神的時候，他感到乏味，恰如他對沿鐵路繞的一排一排的公寓房子感到乏味一樣。他翻開他買的那本書，現代叢書版的“海明威^①短篇小說集”，翻來翻去，想記起他好久以前讀過的一篇小說的名字，那篇小說敘述一對夫婦到非洲去打獅子，而這位妻子簡直是一個道地的淫婦，以特別可怕的手段謀害了她自己的丈夫；究竟用的什麼手段，他記不清了，但是他究竟記起了一行，說到美國男人老是在發育的青春期中，然後突然一下子轉到中年。他找不到他要找的那篇小說，但是這一行仍在他腦子裏打轉。當他開始閱讀另一篇小說的時候，他的思想就開小差了，有三頁的字句毫無意義地滑過去了。

他倒記起自己和兒子最後一次的相聚和彼此間十分愉快的情景。在家度過假期以後，他們一同飛到紐約，他對孩子說：

“要是你和一個女孩子有約會，或者要跟一個女孩子安排約會，或者有這個打算，或者你要叫一個女孩子來，或者要到中央

^① 海明威(1898—)是美國現代作家，著有“再會吧，武器”等小說。